

# 大众周末

■ 新闻关注



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三位女性得主诞生

2018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、加拿大科学家唐纳·斯特里克兰在展示自己的实验室。诺贝尔物理学奖已颁发111次，此前历届得主仅有2位是女性。



英国最大蛋糕 烘焙展在伦敦举行

英国伦敦，英国最大的蛋糕烘焙展举行，烘焙展上展示了以世界各地著名地标为灵感的蛋糕。



“太空清洁工” 可清理太空漂浮垃圾

在太空中，体积非常小的微型卫星以及同等大小的漂浮垃圾，对于国际空间站来说是非常大的隐患。图中这个方块的卫星，就是太空中微小漂浮垃圾的“捕手”。在收集漂浮垃圾时，会释放出内置的一张网，对目标进行捕获。



朝鲜赠送韩国丰山犬 将入住青瓦台

朝方在日前结束的“文金会”上向韩方赠送一对丰山犬作为礼物。丰山犬是一种知名猎犬，主要产自朝鲜等地。这对丰山犬将入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。

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从积贫家庭走出，驰骋于浩瀚学海，季羨林所依凭的乃是一个“勤”字。“勤”助他克服时艰、学有所成，也帮他老骥伏枥，频结硕果。季羨林晚年学术助手、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回忆与季羨林的交往，讲述季羨林的求学之路、治学态度和乡土情怀。

## 季羨林：毕生钻研多缘“勤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

蔡德贵（左）和季羨林。

初秋九月，天气渐凉，夏绿虽然依旧葱茏，空气中却已能嗅到秋意丝丝。沿经十路东行，可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。学院图书馆建于校区中央，莘莘学子在此学海泛舟、汲取营养。一场“季羨林教我们如何治学”的讲座在图书馆举行，许多师生前来受教聆听。在季羨林晚年学术助手、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的勾勒下，率真自然、治学严谨的季羨林形象活灵活现、跃然眼前。讲座结束后，蔡德贵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，回忆了自己与季羨林的交往和感悟。

### 乡村少年 命运攸关

2008年7月，病榻中的季羨林亲笔修书，邀请蔡德贵担任自己口述历史的记录者。蔡德贵随即北上赴约，和季羨林历时十月先后交谈75次，所言话题几乎涉及季羨林的一生，“既是交谈，也是受教”。对蔡德贵而言，季羨林亦师亦友，交往良久。“1965年我考取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。在新生大会上，给我们讲话的就是系主任季羨林。”1982年，蔡德贵赴北京大学查验编纂书籍所需资料，在外文楼前巧遇季羨林。虽然10多年未谋面，季羨林却立刻叫出了他的姓名，“当时我非常惊讶，惊叹于他还记得我。”此后两人互动频繁，蔡德贵撰写一部《季羨林传》，并得到季羨林肯定。谈及季羨林，蔡德贵直言“季老故去虽九载，当年形貌犹犹在眼前”。季羨林令他感触最深的，便是求学的艰辛坚韧，治学的客观严谨。“我的高中时代，每周六下午放学需要5小时步行25公里回家，周日再背着14斤地瓜面步行5个多小时返校。自己吃过求学的苦，就能和季老在这方面有共鸣。”

季羨林出生在鲁西北的临清，那时是清廷即将分崩离析的宣统三年（公元1911年）。此时的清王朝，内忧外患不断，经受着革命急风骤雨的涤荡，统治危机日重，衰暮之气日深。从年初开始，一个个“环”消息接踵而来。先是1月，东三省爆发的“肺鼠疫”失控，数万人接连丧生，关外百姓惊慌失措；接着4月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，72位烈士抛洒热血，震撼国人；再到5月，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，激起全国抗议浪潮，四川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，敲响了清廷覆灭的丧钟。

而在偏僻闭塞的鲁西北，似乎没有受到时代浪潮的波及。人们依旧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生活。只是动荡不安的局势，让他们生计日蹙，食不果腹，时时为饥寒而愁苦。季羨林的故乡叫康庄镇官庄。“康庄”之名，有“康庄大道”之意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。但心中新愿望与残酷现实迥异：康庄并不“小康”，“官庄”也不出高官。这里是鲁西北最贫穷的地方，而尤以官庄村南的季家最为贫苦。

季家陷入过“贫富循环”的怪圈。“季家早先寒素，兄弟数人曾结伴闯关东，却全部客死异乡，结局极为悲惨。”蔡德贵说。到季羨林的父辈时，叔季嗣诚因偶然购买湖北水灾灾券中头奖而致富。靠着这笔飞来横财，季家盖起堂堂高屋，购置带井良田，一跃而为豪奢之家。但兄长季嗣廉既不善理财，又素来豪爽，最是喜欢请人挥霍吃喝。他的“义气”声名远播四郊，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，而他又一概来者不拒。很快，季家坐吃山空、重蹈败落，曾拥有的60多亩良田全部易主他人，只剩下半亩多的救命田。

生活艰辛，首在食饮。鲁西北的广阔平原上，高粱种植在清初就超过其他作物。口感较差的高粱成为主食，昭示民食趋向恶化。返贫之后的季家，每日所食就是用红高粱面做的饼子。对小小的季羨林而言，白面粉做的饼子，是犹如龙肝凤髓般的美味。所谓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季羨林如果一直寄居乡间，终日饥寒困苦，此生想必也就浑浑噩噩度过。但在6岁时，父亲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。“季嗣诚膝下只有一女。季嗣廉知道儿子居乡，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，他决定把孩子过继给弟弟抚养。”蔡德贵说。“这是影响季羨林一生的决定。季嗣诚曾读过济南武备学堂，在黄河内务局工作过，眼界要开阔得多。1917年春节前夕，瑟瑟寒风劲吹，大地萧

然一片。稚嫩的季羨林在父亲陪伴下，骑着毛驴，走了两天，逶迤行到了济南。在这里，他头一次看到了城市模样，看到了山丘、看到了高楼。他虽年齿尚幼，却也知晓即将栖身一个陌生的家，心中惊奇惶恐交杂，一时难以名状。初到济南，离开至亲，季羨林曾伤心得痛哭一夜。还未适应新生活，厄运就袭击了懵懂的乡村少年。因叔父一时疏忽，没有及时给季羨林接种牛痘，让他染上了天花。天花在当时是非常凶险的传染病。虽然经过几个月救治照料，季羨林虽然性命无虞，全身却留下麻子。“这对季羨林早期性格影响很大。叔父后来督促他读书，他却因自卑而逃学，反而喜欢捉鸟抓虫，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。”蔡德贵说。日后享誉学界的国学大师，此时还找不到清晰的影子。

### 因“荣”读书 因“勤”精进

城市毕竟与乡村不同，叔父眼界到底高过父亲。季嗣诚虽没接受过正式教育，却靠自身毅力学会写作，还通晓不少古书典籍。他深知读书重要，对侄儿抱有很高期望，矢志培养他成才。他先送季羨林入私塾开蒙，跟随塾师学“三百千”（旧时启蒙读物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），后来又送他入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攻读。当时的一师校长王祝晨兼任附小校长。王祝晨绰号“王大牛”，脾气虽然倔强，但思想新锐，眼界开阔。他大刀阔斧在一师搞改革，引进新思想、倡导新理念，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来办讲座。而在附小，王祝晨同样引风气之先，推行白话文、废弃文言文。一师附小的孩子，不用念深奥晦涩的文言文，代之以简明晓畅的白话文。

季羨林虽对王祝晨的主张一知半解，却欣喜课本少了“之乎者也”的古文，多了“幽默有趣”的故事。但不久，思想保守的叔父发现附小的“荒唐”做法，恼怒之下竟将季羨林迅速转学至新育小学。新风潮虽初兴即止，但“求新”的种子却已植根萌芽。小学毕业后，季羨林顺利考入正谊中学。叔父不仅精心编选了一本《课任选文》，而且经常亲自讲解授课。在完成学校正课外，季羨林还要参加古文学习班，学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。当时每日课业很重，季羨林经常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。但他如饥似渴收获知识，不以为苦，反以为乐。初中毕业后，季羨林接着在正谊中学读高中，半年后转入刚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。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是清末状元王寿彭。他为了勉励学子求学热情，曾当众承诺：如果有学生能连续两学期拿到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超过九十五分，自己就为他题写字帖和扇面。王寿彭古文功底扎实，书法也名冠当时，更是前朝“文曲星”，学生们自然趋之若鹜。季羨林的“虚荣心”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学习上。“季羨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，有时候称

是虚荣心，有时称之为荣誉感，反正都逃不脱一个荣字。”蔡德贵说。“因荣而学，因勤而进”，季羨林努力攻读，真的连续两个学期成绩超过95分，位列甲等第一名。不久，王寿彭兑现此前承诺。他为季羨林题写了一副“才华舒展临风锦，意气昂扬出岫云”的对联，还有一件摘录清代诗人厉鹗作品的扇面，而两件书法作品的题头，则是“羨林老弟雅鉴”。称年纪轻轻的季羨林为“老弟”，晚清状元的肯定褒奖，令季羨林受宠若惊。为了维持这份“荣誉感”，他完全放弃了玩乐，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。季羨林后来回忆道：“王巨元的这个扇面和一副对联对我的影响万分巨大，这看似出人意料，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，虚荣心恐怕人人都有一点点的，我自问自己的虚荣心不比任何人小……”

求学之路虽有欣喜，却也坎坷不断。1928年，日军为了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，出兵占领济南，并制造震惊中外的“五三惨案”。时局动荡下，山大附中也被迫停办，季羨林停学一年。在济南大街上，季羨林曾遭到日本士兵盘查，被怀疑为反日者，他因机警而脱身。次年，经过国际斡旋，日军撤出济南。不久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，季羨林得以继续学业。先后在两个高中读书，接受了王昆玉、董秋芳、胡也频等恩师的教诲，季羨林开始长大。高中毕业后，季羨林一时间无所适从，看不清未来的方向。他曾想谋取一个铁饭碗，养家糊口，回报家人。但他虽然报考邮政局，却不幸名落孙山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想到了报考大学。

### 从“煞割令”引出《糖史》

季羨林早年勤于求学，而在人生暮年，仍勤于治学，频结硕果。“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，季羨林从一个单词、一纸残卷，引出一部七十万字的《糖史》，足见他勤于思考，勤于研究。”蔡德贵说。季羨林不是自然科学家，对科技来说也算是个门外汉。他也直率地说：“我写《糖史》是个醉翁之意不在酒。”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，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。”其实早在1930年代，季羨林在德国学习梵文时，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：欧美许多国家语言中，表示“糖”的单词，都是外来语，而其根源则是梵文。到了1981年，一张曾被法国学者希伯和带走的敦煌残卷，辗转到了季羨林手中。这张残卷的奇特之处，在于纸张背面所记录，并非是佛经典故。敦煌残卷一般都是佛经抄录本，这份残卷却记录了与佛经截然不同的文字。残卷字数不过数百，字迹基本清楚，但有错别字，也漏写了一些字，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，很难通读其意。季羨林对残卷爱不释手，甚至到了昼思夜想的地步。他通过不断咀嚼体会，逐渐认识到：残卷释读关键在于“煞割令”这个怪词。如果这个词能成功解读，通篇文字就焕然冰释。经过无数次品味思考，季羨林终于破解顿悟，原来“煞割令”就是梵文中的“糖”。

季羨林顺着这条线一路释读，所有疑难迎刃而解。他立刻撰写《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》。文章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，原来是

一篇介绍制糖的科技文献：其中有印度的甘蔗种类；造糖法与糖的种类；造煞割令（石蜜）法；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；甘蔗酿酒；甘蔗种植法等。季羨林从这张敦煌残卷线索，通过大量考证，得出确切结论：中国早就知道甘蔗，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，但起初制作技术不如印度精美。所以贞观二十一年，唐太宗遣使者赴印度学习制糖技术。经过中国匠人实验改进，所造糖“色味逾西域远甚”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此后，季羨林详细搜集有关“糖”的传播资料，了解背后的文化交流。1993到1994年，季羨林天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查阅中国古籍和国外资料，把有关“糖”的资料挑选出来，再进行分析研究，最后撰写出七十万字的《糖史》。《糖史》用大量事实描绘了古代文化交流史：一千多年来，糖和制糖术一直在中国与印度、东亚、南洋、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传播，同时也在欧、非、美三大洲交流。《糖史》还勾勒出了交流的大致路线，考证出交流年代，集散口岸，以及由于交流，制糖术水平如何提高，糖的种类得到丰富，白砂糖和冰糖得以出现。

季羨林讲求“言必有据，无征不信”，为了求真，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，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证据。仅是《糖史·国内篇》，他选用资料就包括正史、杂史、辞书、类书等十九种。季羨林自述道：“我拼搏了将近两年，我没作过详细统计，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，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。”正是这种治学态度，让季羨林得以老骥伏枥，相继撰写出《糖史》《弥勒会见记》等重要著作。”蔡德贵在讲座上，频频向师生谈及季羨林的治学态度。

### 桑榆晚景 心系乡情

蔡德贵统计过，季羨林75次“口述历史”，其中有9次是回故乡临清的回忆。季羨林6岁离开父母到济南投奔叔父，此去即是三年。9岁时他为奔大奶奶丧事，第一次回到临清老家。大奶奶的亲孙夭折得早，对季羨林视若己出，百般宠溺。季羨林有时喊上一声“奶奶”，她就把手伸进宽大袖子，掏出半个馒头。这对季羨林来说，绝对是最高级的物质享受。1925年，正在济南上中学的季羨林第二次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。此前，父亲生活多靠叔父接济，常来济南看望季羨林。两人同住北屋，有时还同睡一张床。父子虽然相隔疏远，却皆有思念之心。为了医治父亲，他亲自赶着牛车请医生、送大夫，却仍然没有等来父亲的好转。不久父亲亡故，季羨林第三次回临清奔丧。

1933年，在清华读书的季羨林收到“母病危归”电报。他心急如焚，忐忑不安，急忙向学校请假，连夜坐火车往家赶。待到叔父家中才知晓，母亲已过世。他一度万念俱灰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，水米不沾。当天深夜，他为母亲守灵，心中满是凄苦。因为父母亡故，季羨林许久没回故乡。到了1973年，季羨林渐觉身軀老迈，非常思念家乡，遂携家眷返乡。当时交通不便，通行状况恶劣，乡亲们为他准备了拖车和自行车。季羨林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官庄。他一路感慨地说：“别人都说近乡情更怯，我回到老家一点都不感到陌生，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。”后来他又数次返乡，每每感慨不已。2001年，90岁的季羨林从北京乘火车回到临清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。季羨林来到父母坟前，执意给父母磕头，并告慰母亲：“我一定回来陪你。”蔡德贵介绍，自己有时会给季羨林带点济南的特色小吃油旋，“他看到这些，总是很高兴，因为让他想起了故乡。”季羨林对故乡几乎是求有必应，倾注了深厚乡情。季羨林在他临终前一天晚上，还题写了5幅字，其中有三幅就是专门给山东所写的。”蔡德贵说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